老子全解

五

口 13
2216
5止

仁12函
2216
5止

老子全解卷之五

大田敦叔復 著
西村爲周 同
稻垣欽 同
門人 柴田定保
山本直清 校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介然有知猶言微有智也故焦竑係辭上傳憂悔吝者存

乎介注介纖介也莊子田子方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列子仲尼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同上楊朱篇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可證也林希逸曰介然固而不化之意非是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堅固貌有知謂有私智也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諸家以施爲施設施爲之施陋矣焦竑曰李張曰施當之反也亦非是施即迤假借考工記曰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邪倚也淮南子主術訓直施矯邪不私辟儉齊俗訓去非者非批排字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注施微曲也要畧訓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皆迤字假借施迤古字通用邪迤即下文徑是也言人心有私智則必與大道相違動輒入于邪迤之徑蹊況有機變之巧者視大道以爲迂迴安得不趨邪迤之捷徑乎哉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夷平也徑邪迤之捷路也故曰行不由徑論語道而不徑義矣夫天下有一條大路而人不敢行其所行者皆崎嶇險艱之徑動輒有蹟陷之患不如大路之坦坦夷也無虞而天下皆由之民之迷其日久矣哀哉下文所云云則治道之邪徑不知生賊之大道者也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焦竑曰除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敝廬昭三年左傳是也青赤爲文色絲爲采傳奕云采是古文繡字翼註夫勸課

盜竽異說然引證亦確

農桑以敦其本租調足而國家富不溌民貧而官有餘此生貧之大道也今不勸課農桑不知敦其本故田蕪倉虛矣然猶脩除其廷以示莊嚴官長有司服采帶利飲食醉飽資貨有餘此非橫斂溌民之所致乎夫溌民貧以爲華侈華侈此竒盜之所得故曰是謂盜竽竽即竽省文古文華字也如莊子折楊皇華今本猶作皇竽曲禮上削瓜爲國君者擘之擘即刳字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華離即刳離竽華之通可以見也韓非本作盜竽解曰竽也者五聲之長竽唱則諸樂皆和太姦唱則小盜和此以盜竽爲盜賊之嚆矢也然今細考本文非子說非是其作竽者蓋先秦之麻沙本也（麻沙板多訛字故云）飾巧詐則知采文之知采文之謂服文采又曰國之傷也若以利劒刺之故曰帶利劒皆遷就之曲說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此一節頗有理正與淮南主術訓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闢字）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相表裏此一義也

本文厭即饜字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于身其德乃眞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

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建德之建抱抱一之抱抱猶守也一亦德也故善建者建德也善抱者抱德也不拔不脫謂不傾覆不失墜也夫善建國家之基業者以道建之故經久不傾此乃建德之不拔也彼建不以德如秦隋者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此謂創業者也善守國家之成業者以道守之故經久不失此乃抱德之不脫也三代以下如漢文帝明孝宗其庶幾乎此謂繼體者也故下文并承之曰子孫以祭祀不輟雖然善建善抱下至士庶亦然韓非喻老以孫叔敖請瘠薄之地而子孫不

失爲善建善抱（叔敖請瘠地事亦見于列子此但善建之一事而已鄭公孫黑肱子張將死也盡歸其餘邑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晏嬰之辭邶殿也曰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此皆善抱不脫之事足以爲後世之鑒戒矣解老篇曰聖人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謂專守命之情也）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此與孟子之言相表裏極妙然非此章之本指也又曰（解老）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皆非是子孫以祭祀不輟謂

子孫依賴其德以祭祀不絕也成八年左傳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卽是此意祭祀上或無以字非是修之于身以下五箇之字皆指善建善抱之道而言也其德乃眞莊子漁父篇眞者精誠之至也眞益眞實無妄之謂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餘謂有餘慶及子孫也林希逸此亦祭祀不輟之意修之于鄉其德乃長長者之長謂長厚也荀子法行篇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是也林希逸解爲尊非也豐大也周易厚也普偏也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言以古人修之于身家者考所以修身齊家者

其善否可知也至于天下之大亦然禮記哀公問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吳子勵士篇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正與此章文法相似奇古可喜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二字相承而義不同此但謂天下之理也言天下無二道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上下貴賤一也何以知之曰以此道推而知之而已以此之此謂道也焦竑曰邦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韻不叶今從韓非本得之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

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德謂其始所受之一氣也莊周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也含謂含藏不散洩也卽第十章專氣如嬰兒之意故下文曰精曰和皆以此氣言也或以爲含蓄其聰明而不露謬甚莊子胠篋篇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列子黃帝篇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莊子達生作以通合其德訛）以合乎物之所造淮南原道訓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

之所致也注含懷也皆用此章含德字而義不同讀者詳之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音釋鄭玄曰螫毒蟲毒蝮蛇之屬也以尾端肆毒曰螫大戴禮誥志篇聖人有國蠭蠆不螫嬰兒猛獸不據字書以爪按拏曰據引此章以爲證案據字有凭據盤據根據按據之數義如此章據字亦近按據之義禮記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據掌以左手覆案右手也莊子漁父篇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皆按據之義莊子大宗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無莊卽無粧謂不假脂粉也故以爲美人之名據梁謂按梁木而印指痕也故以爲力士之名据此諸證以據

爲按拏義或然也攫鳥不搏焦竑曰以羽距擊觸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趙志堅曰以四指握拇指爲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牝牡之合謂男女交合也朘子丙反說文云赤子陰也方密之曰唐韻作朘通雅卷之十本草以鹿精丸爲鹿朘丸訛矣作起也夫握固朘作氣專而不散之驗故曰精之至也精專精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莊子庚桑楚號作嗥按號嗥通用故烏號之弓或作烏嗥襄十四年左傳狐狸所居貍狼所嗥嗥謂長聲也或省作皋儀禮士喪禮招以衣曰皋某復三注皋長聲也又見禮運哀二十一年左傳魯人之皋數年不覺注皋緩也皋之字義可以見也禮運曰外屋而號告曰皋某復號大聲也嗥長聲也然則此章號字當從莊子改爲嗥嗌不嗄黃茂材曰古本無嗌字嗌不嗄莊子之文後人增入之恐未必然也莊子大宗師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列子湯問使我嗌疾而腰急釋文嗌音益喉上也焦竑曰嗄所嫁反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嗄翼注和恬靜謂喜怒不妄發也莊子德充符遊心乎德之和在宥篇我守其一而處其和知北遊篇天和將至又曰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則陽曰不言而飲人以和外物曰生火甚多衆人焚和皆指氣之恬靜者而言也上文所謂德者是也故楚辭遠遊曰審壹氣之和德莊

子繕性曰德和也大意謂人善守氣含德即守氣之謂也不以嗜欲亂之不以思慮傷之使其氣常充足而不餒謂精也靜定而不動謂和也者此治心之要而亦所以善養生也含德精和云云者其大指不外是也諸家不解此意故以堅白之昧終可笑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和益其第十六章曰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和益其始所受一氣之和靜者無好惡喜怒之謂也復命之靜亦唯反復此一氣之和而已夫人善治氣莫然靜定無好無惡不忌不克喜怒不妄發德之至也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益生謂分外益意智而儉巧也莊子德充符篇莊子曰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益生分外益意智自然之反也祥妖孽也益生曰祥莊子德充符知爲孽之意言人之益智而儉巧者本非德慧術知也故爲妖爲孽禍人自禍者皆是物也吉兆曰祥中庸之禎祥是也凶兆曰祥書序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是也吉凶之先兆曰祥僖十六年左傳石隕鷁退宋襄問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注祥吉凶之先見者孫子九地篇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莊子庚桑楚篇步仞之丘陵薛狐爲之祥是也此章祥字與書序同林希逸引左氏陋矣使氣之使與史記使酒季布之使同謂驅使也益

生使氣一智一强皆與恬和自然之性反嬰兒專氣致柔第十章益生則氣不專使氣則柔德失矣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單承使氣一句而戒剛強凌物之最非也

列子天瑞篇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二句莊子天道篇知北遊篇引之可并考也知者不言此主言者不知此客此設主客之文法也知者不言躬行實踐默而成之而已彼云云者口能言之而身不能行則非眞知者也塞兌謂制耳目之欲也閉門謂以下皆實踐之事也塞兌謂制耳目之欲也閉門謂使其心靜定也挫銳挫勇銳之念而抑之也解紛解紛紜之慮而去之也和光同塵韜晦其光以混彼世俗之塵埃也是謂玄同此句單承和光同塵而言之也玄同二字亦見于莊子胠篋篇塞兌辨見于五十二章閉門見于第十章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見于五十四章玄同辨見于第十五章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言不以六者易其守也故曰故爲天下貴諸家所

解皆胡說亂道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此二十三字當在無欲在此而民自撲下誤寫在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撲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李息齋曰我多忌諱則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林希逸曰忌諱、防禁也二家之說得之按忌諱猶言防禁也有忌諱故有防禁故以防禁爲忌諱也防禁山澤有厲禁之類聖人之設厲禁所以蕃息庶物而厚民生也末世之厲禁則不然徒困蹙民生而妨害之而已故曰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謂智巧警敏者也辨見于第三十六章六十五章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巧警敏者多則爭訟繁興而國家之治擾雜多事矣滋益也昏謂昏擾也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禮記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註言技謂此七者此章之技百工之技也技巧之人多則必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珍怪奇靡以導民之侈心者起故曰奇物滋起不以德化民徒特法令以爲治欲以禁姦止盜則法令

愈密而姦人彌起法令愈彰而盜賊彌多司馬遷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史記酷吏傳序）可謂善知老子之意者矣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言我脩德無爲而已而民自化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我守道好靜而已而民有所觀感有恥且格也我無事而已不興作以傷財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言我無事而已不興作以傷財故民富無欲而已不以脩聾自奉故民亦自樸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蘇轍曰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此一說也然据此例之下句以無事

取天下云者以取天下爲無事也以取天下爲無事此何意義不通甚矣李息齋曰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林希逸曰用兵則必須詐術夫以詭道用兵古今之所同也而老子談兵獨不然則以奇爲詭道詐術者非也淮南兵略訓曰故靜爲躁奇治爲亂奇佚爲勞奇此以奇爲奇偶之奇也謂常與敵家之所爲相反也韓非亡徵夫兩堯不能相亡亡王之機非亡徵夫兩桀不能相王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蹻者也同上難四臣能奪君者以得德字相蹻也同上八經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蹻曰卷禍蹻即奇字皆謂不相並也此一義也然正定也

謂常也以正治國謂以常法治國也奇常之反也用兵不必拘拘兵家之常法如淮陰之背水是也故曰以奇用兵又按尉繚子勒卒令篇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老子所謂奇者非兵家正兵奇兵之奇然談兵常以後起爲法六十九章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先發者主也不得已而後應之者客也天道惡殺故不肯先啓釁端常不得已而後應之兵家之奇兵貴後而老子之談兵以後起爲法亦猶兵家之奇兵也故曰以奇用兵謂以後制勝也天道後起者勝如明祖之於陳友諒張士誠皆用此法以制勝也以無事取天下

固已久矣用林希逸本

承無事而民自富而結之也取天下謂得天下之民心也富民此所以得民心也取字辨詳于二十九章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作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無以此二字非是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悶暗貌謂不以伺察爲務也不以智治國也察察明貌謂以伺察爲事也以智治國也悶悶察察字義

文人之遼于事理者

見于二十章淳淳淳淳厚而其樸不失也缺缺敗缺不足失其樸也莊子逍遙遊吾自視缺然謂不足也焦竑曰一作缺缺失望貌以其察察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謬甚上不以伺察爲務則民俗淳厚淳厚故安分無求以無禍爲福上以伺察爲事則民俗敗缺而險薄險薄薄故人不安其分機變百端以徼幸一切苟且也之利利未得而害及之求福而反遭禍或先有利而後有害小得福而大罹禍循覆車之轍過沉舟之畔者多矣故其民缺缺之下遂說明禍福倚伏之理蓋所以救斯民之迷也申息門不啓而楚以興敗戎於桑田而虢遂亡會稽之棲句踐以伯

池之會夫差以滅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極終也焦竑謂所歸也言衆人淺見不知禍福之所歸也荀子正名篇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同上大略篇屢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荀卿之論亦微矣賈誼服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句踐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測孰知其極夫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善守之則澤必及子孫矣以此爲常侈心漸生費用漸廣則破產亡家亦

未可知也（本東坡莊子論）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正定也謂常也莊子逍遥遊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齊物論正處正色並同）荀子解蔽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又曰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奇（音奇）常之反謂怪變也善祥也以爲常也而爲怪變以爲祥也而爲妖孽（宋史倭傳）雀生大烏帝辛以亡（家語）玉芝產柱而王蒲敗（宋史倭傳）石筍生井而胡惟庸誅（明史本傳）不知祥之果爲祥耶其爲不祥耶且夫人有恣念邪魅乘之陽不斁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主上三句此

客言聖人有聰明之光而韜晦不耀不從事于伺察懼開民之機智以陷于災患者多也此聖人之誠而道之所以濟天下也方正也不割與大制不割（二十八章）之不割同謂渾厚也廉而不劌（一句見于禮記聘義荀子不苟篇法行篇又榮辱篇）廉而不見（貴者）劌也莊子在宥篇廉劌彫琢（鄭玄聘義注劌猶傷也楊倞註不苟篇曰廉棱也說文云劌利傷也林希逸曰廉上廉遠地（漢書賈誼傳）之廉直而不肆肆伸也（林希逸）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依鄭玄改定）是也或曰犯突也詩肆伐大商（大明）是伐是肆（皇矣）左氏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文十一年）淮南子奮翼攫肆搏援攫肆（脩務訓）是也

論語古之狂也肆肆肆直之肆爲德之名故與廉直對包咸朱子說皆謬詳見于予論語說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事天指人君而言也人君代天治民天之愛民甚矣故勞來匡直所以奉承天意而不肯違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則君子自脩之事與此章之旨異蘇轍誤引之諸家並以治人爲治

道事天爲自脩而不知其爲一件故此章之微指千古不明可嘆哉莫若嗇嗇費之反呂氏情欲篇知早嗇則精不竭是也韓非曰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又曰衆人之用神也躁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解老此數句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解老此數句似知老子之意者然今細考之於全段主意及先後文都不理會皆錯解了則非眞知老子之意者也讀者詳之蘇轍以爲此章嗇字頂上章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等四句而言嗇者有而不用者也林希逸亦謂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皆滿謾之瞽說也治人事天莫若嗇言有治人事天之

責者莫若嗇其精而不傷之也嗇精不傷則脩德之本一則養生之本夫惟嗇至可以有國言脩德之事也有國之母至久視之道言養生之事也此章分作二段意義甚明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困學紀聞司馬公謂不遠而復易不離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王應麟自註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爲復）按是以早復作是謂早服訛矣早復不遠而復之意温公朱子之解極是然韓非本既訛作早服以服從道理爲解蘇轍以爲服人李息齋以爲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列子黄帝篇齋心服形註心無欲則形自服矣）皆非是復

復命之復謂復其性命之原也德謂其始所受一氣之和也辨詳于五十五章言嗇其精養其氣不以嗜欲妄念攪亂而傷之則氣常充足不餒所謂精（五十五章）也精則復性命之原也不遠故曰夫惟嗇是以早復夫嗇其精養其氣則其始所受一氣之和所謂德者未嘗散失也此既有所積也今又復性命之原則一氣之和無好無惡無喜怒不妄發者渾然無一傷缺矣是又加積之也（本朱子）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克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林希逸言德愈積而漠然靜定無好無惡不忌不克則德慧術智自然之

明於天下之事莫不通也莫不能也人不能覩其蘊奥則固莫知其極也如此則可以踞民庶之上而優游有餘矣故曰可以有國或以無不克之克爲勝謂自勝也亦通如韓非之以戰勝敵爲解此何道理謬妄甚矣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人君也有國之母猶言有國之君也辨已見于首章韓非解老母也及諸者道也家皆以母爲道謬矣自此以下蓋再頂首句莫如嗇而說人君養生之事也言人君善嗇其精則可以有國長久也夫人不可以無年而況代天治民者非在位長久何以陶鑄一世而化成斯民乎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象恒語曰善人百年勝殘去殺王

者必世而後仁此治人事天者所以不可不嗇養也非徒貪生而然也是謂深根固柢言嗇其精而不耗費此所以深固性命之根柢也解老以根爲曼根柢爲直根焦竑曰柢一作蒂花趺也莊子繕性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天下篇以深爲根皆用此章之語長生久視之道言長生存久視息之道也荀子榮辱篇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呂氏重已篇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可証也高誘註以視爲治疑字莊子庚桑楚兒子終日視而目不瞬瞬字道家遂以久視爲攝生之訣然非老子之意也　七章引此章誤解長生當刪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東涯漫筆老子云治大國若烹小鮮先設一譬喻以言不攪擾之意大國尚然況治天下不可不以無爲之道治之也苟其如此則其鬼不神蓋福善禍淫之報的然不爽是鬼之神也以道治天下則鬼神亦化之而其禍福之徵亦不甚嚴是鬼之不神也不是鬼之不神雖有禍福之非而亦不至甚害人是其神不傷人也非惟神之不傷人聖人之治亦以無爲之治而不至信賞必罰而傷人鬼不傷人治不傷人故其國長治久安而衆服焉此章以無爲起之終結歸無爲聖人亦不傷人是無爲之治也此對世之苛刻嚴急而失人心蹙國脉者而言按此說比諸家頗明白然未云兩不相傷則人與鬼神不交相傷害之義但謂鬼神聖人俱不傷人則非兩不相傷也聖人亦不傷韓非及王弼註本並作不傷人焦竑曰聖人亦不傷之一作傷人以下德交歸焉觀之作之爲是之指神而言也又如呂吉甫之聖人不傷人性節人無大喜大怒以干陰陽之和本莊子故鬼神不傷人之論巧則巧矣然但云不傷人未見喜怒干氣和之意也治

大國若烹小鮮新殺爲鮮如獸人無乃不給於鮮（下）宣十二年左傳此以鳥獸言也然書益稷鮮食字兩見僞孔傳一解爲鳥獸一解爲魚鱉則此章小鮮解爲小魚亦可也夫政令煩簡務以安靜爲治不以叢脞煩苛攪亂斯民此若烹小鮮也此一句千古萬古治道之要也從是者治反是者亂可不察哉韓非徒以不數變法令爲解則狹矣以道蒞天下即治大國若烹小鮮也蒞臨也以道臨謂以易簡安靜臨之也大國即天下蒞與治一也其所對不同故其言各異也即次章大國天下云云者考之從而可知也東涯先生析而爲二陋矣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夫以道蒞天下以易簡安靜爲治者其本在于儉樸而國用足國用足故不聚斂以病民而民富民富則姦邪不作盜賊不發天下平而無故矣疎節濶目御之有餘又何以煩碎爲哉此其所以易簡安靜之故也如此則海內之民熙熙皞皞無向隅之泣以感傷和氣也和氣不感傷則鬼神不怒鬼神不怒故無水旱癘疫之災傷害人也莊子繕性篇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呂吉甫亦引之亦是此意其鬼不神謂無靈爽也漢書廣川王去傳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神謂妖厲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言鬼神未嘗無靈爽

也但在冥冥之中而保護斯民受其賜而不知也無水旱癘疫以傷害民人則人亦無有驚怖奔走以祈請者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盡心下篇）韓非解老曰鬼之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夫鬼神不怒無水旱癘疫之災則社稷不變置而強鬼亦不必驅除也故曰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謂人不傷神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兩不相傷謂鬼神與人不相傷害也德交歸焉也昭四年左傳司馬侯曰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言聖人鬼神各全其德而不失也

列子黃帝篇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不神卽無靈響也）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大國者下流言大國猶水之下流然下流水之所歸大國天下之交謂天下所交會也天下之牝謂爲天下配也猶云下流也天下之交也天下之牝也三句下皆省一也字也故交也牝也皆指

大國而言也文義甚明吳澂曰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若如此說則天下之牝也然天下之交之下直接以天下之牝而不曰小國何由知牝果爲小國其謬一也天下之牝屬下讀則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云者剩一牝字吳氏遂謂或曰牝字其一疑衍此亦牽強求通也其謬二也牝常以靜勝牡若如吳說則小國以靜勝大國也與下文欲入事人之意反其謬三也牝常爲牝配故以爲天下配爲天下之牝也天下有爭訟則必來求直有水旱則必來乞糴有夷狄盜賊叛亂之

禍則必來請援而我亦必以應之應之者配也以一家應天下之求故曰天下之牝爲天下配見于莊子而言也與此章不同然不曰天下之牝在宥篇指大人之教一義而牝字含蓄多義故以牝代配字也亦猶易之假象以係辭也且以便起下文也然則牝之含蓄多義者如何曰牝虛也虛而能受下流之所以成大也周易咸大象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韓詩外傳卷二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家語六本篇孔子論損益曰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謙虛無我能受能納此人君之所以成大也此一義也牝主生養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

也下文兼畜人云者即生養之義承此牝字而言也天下之牝猶云有國之母也牝也母也皆主生養者也此一義也牡躁而牝靜牡剛而牝柔柔故能下（引）谿谷爲牝（釋文）則陋矣此牝又兼有靜下之二義也故下文遂承之曰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按兩靜字意味不同上靜字但謂靜定也下靜字謂不爭也以靜勝牡勝上靜字謂制也言王者以靜定制天下之群動也以靜爲下謂謙下以收人心也取小國取謂言王者脩不爭之德謙下以收人心也取小國取謂得也言得其心也取字辨見于二十九章取大國謂爲大國見得也與獲乎上（中庸之獲同並謂得其心也）或下以取謂大國得小國也或下而取謂小國爲大國見得也兼畜人養也兼無所遺之義言一視同仁也入事人入入謂入朝也林希逸曰鑷刺求入於人之義猶挾（下）二術鑽孝公之鑽也此解極巧大者宜爲下呂吉甫吳敬皆謂小者素在人下不得不下故但戒大者以宜爲下（節文）然得所欲故云云則二家之說非是言小國雖得所欲不過但自保全而已大國而能下則兼畜天下而神器大寶長爲一家之有矣得其所欲亦大矣（本王弼）故曰大者宜爲下　又按大國蹈天下之上故人皆以爲上流而不知天下之所歸則天下之下流也故一句提醒之曰大國者下流大國執天下之柄以制御天下故人皆以爲剛（剛亦牡也）而

不知常應天下之爲天下之牝也故又提醒之曰天下之牝此所謂正言若反也說者直以下流爲自處於卑下（林希逸）者非是然下流卑下之地既當天下之會而爲天下之所歸則自然不得不下也故末結之曰大者宜爲下　又按大國以下小國以下大國之兩以字皆承以靜爲下之以字也靜謂不爭也言以不爭之道下之也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奧諸家皆以萬物爲萬彙遂謂奧爲人奠得見之義（蘇轍）爲深邃燕間尊高之處（呂吉甫）爲藏（李息齋）爲貴（吳澂）皆非是按萬物謂萬民也奧猶主也禮記仲尼燕居目巧之室則有奧作奧者西南隅主人之位也故鄭玄註曰猶有奧作賓主之處也禮運曰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註奧猶主也奧義與此同言道者天下萬民之所當主也然善人君子得以爲已有故曰善人之寶不善人不能得以爲已有但聚守而無傷善類可也尊崇善人而群聚保護此保也所謂不善人善人之資是也

保城保之保禮記檀弓下負杖入保註保縣邑小城月令四鄙入保註小城曰保莊子盜跖篇木國守城小國入保是也遂轉爲保守之義左傳士蔿曰無戎而城雖必保焉僖五年註保而守之是也淮南說山訓保者不敢畜噬狗又轉爲尊崇聚守之義莊子列禦寇篇汝處已人將保汝矣郭象註保者聚守之謂也是也不善人謂庸庸人也言善人有寶而衆人聚守之也諸家解保爲安謂下文求以得承善人之寶有罪以免承不善人之所保非是此章文蓋以寶字爲主故下承之曰保聚守也曰市賣也曰加假也曰棄曰拱璧曰坐進也獻皆以寶言也而未結之曰天下貴文法甚妙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美言謂格言也與美言不信八十一章之美言不同市賣也可以市謂可以說與人也市字下疑脫一人字也尊行謂行之可尊者也加與假通論語述而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加作假可以假謂使人姑從爲之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言道之爲寶也人皆知之雖庸人猶有所顧忌而不肯遽棄去之也諸家不知加之爲假又以棄爲棄不善人皆誤矣荀子正名篇是者謂之詘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爲已寶此章上文云善人之寶而至此承以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則棄之與寶相呼應亦猶荀子之文也明矣故立天子置三公立天子謂天子卽位也

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盡心下篇）天子之立也猶億兆之擁立之然故曰立天子置謂置位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合拱之璧謂大璧也左氏襄二十八年傳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樞註崔氏大璧孔疏拱謂兩手拱抱也同上三十一年傳公羣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註拱璧公大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言將獻馬而以璧爲之先而納之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註乘韋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同上襄十九年傳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註四馬爲乘古之獻物必

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襄二十六年左傳夫人使饋之向戌錦與馬先之以玉註以玉爲錦馬之先（此傳又有車服先己之語）皆可并考也坐進此道坐進猶獻也莊子天運篇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又在宥篇齎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之指聰明仁義禮樂聖智八者而言所謂道也諸家偶記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之語以進爲進德脩業易文言傳之進誤矣璧馬享獻之禮故以坐進承之也意亦甚明荀子大略曰大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也授天子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

下士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捷字接）
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授天子二
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
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老子
所謂坐進此道者豈謂此三策歟求以得有罪以免
言人有所欲而從道以求之求則得人有過惡也此聖人
道以改之則可以全身免禍也罪謂過惡也此聖人
勸人爲善之言而其實道理亦不外是也諸家引孟
子求則得之以釋此章求得誤矣　淮南道應訓人
間訓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再按萬物解爲萬事亦可也王弼似以奧爲燠　繆

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
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
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
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
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
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

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案此二章有錯簡文義不連屬昔之解者不知是正故其說鑿而不通今因改定如左云

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從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此一章以治道言也無爲無事前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是也凡老子中稱無爲無事者大抵率以治道言也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又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盖言脩德而無爲守道而無事則可以化成天下也又何以他術爲哉味無味謂食淡也十二章曰五味令人口爽肥醲甘脆非所以養德也厚味腊毒又非所以養生也一飲一食之微豈可忽乎哉故以味無味次于無爲無事之下也三十五章曰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據是則以味道言爲無味亦通大小多少猶云大其小多其少也謂以小爲大以少爲多也諸家解爲大小多少一切之言誤矣小謂謙也謙尊而光卑小所以成其盛德大業也故曰大小二十二章曰少則得多則惑莊子天下

篇論老子之學曰以約爲紀損之又損無爲而無不爲矣（四十八章）故曰多少言守謙收天下之心守約以應天下之事也報怨以德言御世遇物宜以過厚也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鄭玄曰見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故語曰何以報德（憲問）然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子産語如宋就之媚愛也）不報搰瓦而却令灌之（賈誼新書退讓篇）此所以息怨而防亂也何爲不可如亡羊之於牢亦以治道言也二十九章曰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亦以治道言也二十九章曰大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辨已見前執者失之或曰執謂執爲已有也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呂氏貴公篇又見僞書亢倉子及漢書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據孝經盍生字）必不然矣（襄十四年左傳然則執爲已有淫縱之所由生而天下之所以去也故曰執者失之又曰生而不有此說亦頗有理故姑存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焦竑曰一本聖人上有是以二字今從之按此章三連用是以聖人四字此一節承章首爲無爲而申言之也此節是以二句與下二節承前文者不同承大小之語而申言之云云一節承多少之語而申言之也是以聖人終不爲大云云一節是以聖人欲不欲學不學者敗之也（此節是以二字直承上爲）而以輔自然不

爲終之則又所以收結章首之二句也此立法也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不爲大不自大也不矜不伐之謂也成其大謂成盛德大業也三十四章曰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是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夫知足者富三十三章知足之足常足四十六章不欲知足則雖匹夫之賤衣食已足乃足況有國家者既獲不欲之異寶則其爲富足何如哉金玉之難得不必貴也不必欲也故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猶云欲

不欲無欲也之貨不欲難得之貨貴不欲之貨不貴難得之貨也欲與貴互文也不欲之下略之貨二字左氏襄十五年傳宋人獻玉子罕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韓非亦引之實合此章之指以不欲知足爲富乃亦多少之一事也此旁意也學不學猶云學不學之學也謂復性命之原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盡心上不學義與此同復衆人之所過過徑過去而不反顧之義言衆人所不留意之處也復卽復命章十六之復謂復性命之源也復性命之原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自然之明事無不通也此多少之正意

也韓非喻老以王壽焚書當不學之指陋矣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韓非喻老輔作恃蓋亦當時之脉沙本也而焦竑謂既曰自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也今從韓非本（註翼）蓋焦氏不知此一節爲此章之錯簡故其說如此夫堯之匡直輔翼亦所以輔民性之自然而成之凡治道皆然不敢爲爲謂咈自然而施爲也此二句所以結章首之無爲無事也然則無爲之治者謂輔自然而成之者也非付天下于不知之謂也　按傳寫者誤解大小多少句遂以次章難易細大一節移置于報怨以德之下終不爲大之上以爲如此則大小細大等語文相連屬不知大小及成

大云云者所以成盛德大業也爲大於其細大事必作於細云云者所以防禍亂于其微也其事各異安得混而爲一乎哉又章首云無爲無事而下無一語承之只管將難易細大等件恁地說去則首尾衡決針線安在哉昔人不知是正陋矣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此一句五字）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以上四字句）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以上五字句）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以上八字句）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以上八字句讀○自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此以上謂愼始也）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此謂愼終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其安之其未兆易謀也其未有之易為也其脆之易泮也其微之易散也為之於未有之治之於未亂之之字指國家而言也其安易持持猶守也與持盈持滿之持同言方國家安穩之日為守而不失之策則易矣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言禍亂未生而豫為之謀銷禍亂于未萌則易矣既生而為之防則難矣雖然禍亂之萌胎纔成而猶脆易破纔聚而猶微易散比于不可奈何而後求方略者則有間矣然卒不若安與未兆之易持易謀也故遂承之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未有即上文未兆是也未亂即上文其安是也蘇轍以其安其未兆二句為未有以其脆其微二句為未亂謬甚脆脆弱也微微小也尚書周官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王西莊以為用此章之語後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合抱也毫末莊子所抱也毫末之末莊子秋水篇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孟子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是也毫末以喻萌芽之微也逸周書卷四和寤解豪末不掇將成斧柯家語金人銘毫末不扎（拔也）將尋斧柯皆以芽蘖為毫末也六韜守土篇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則亦以萌芽為兩葉甚奇九層之臺起

於累土九層傳寫本作九成焦竑從之按爾雅以丘一重再重爲一成再成楚辭天問璜臺十成誰所極焉呂氏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佚女又見離騷佚女美也與昳麗之昳同）爲之九成之臺註成猶重九層疑作九成爲是累土累積累也土塊也列子周穆王篇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是也呂吉甫曰合抱生于毫末大生于小也九層起于累土高起于下也千里起于足下遠起于近也按自其安易持至于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皆慎微謹小之意謂慎其始也雖然初吉終亂者多矣故又發慎終之論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此幾成敗事之喻老子所本也作於易作於細之作起也

幾成之幾近辭也夫輕諾必寡信此一句是客也多易必多難此句是主也析輕易多寡字因添出輕諾寡信一句以爲文之客而其意謂上之於民已諾不可不慎也既已輕許之而又遂違之則失約于民而君上之信廢矣此古人所以重一言之信也故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表記已謂不許也事不加慎重而輕易爲之後必多難也猶難之言聖無所不通且猶慎之也故終無難謂無後災也小雅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桑扈難謂難而慎之也不敢忽易之謂也莊子曰易之者皞天不宜人間亦用此章之語也　按傳寫者妄以前章爲者敗之一節移置

于此章於幾成敗之之上以爲如此則數敗字相承文意連屬不知爲者敗之一節承前章首無爲無事句而申言之始與此章愼終之義毫無干涉也又移前章不欲不學一節置于愼終云云之下毫無關係也但以輔自然不爲二句承所誤移爲者敗之一節而已然於章首十數句愼微謹小之意更無收結古人之文決不如此也此章改定錯簡則文義明白不煩註釋先儒不知是正何也其脫易破傳奕本破作判疑非是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自此以下文義明白不煩註釋者多矣今但舉一二疑義訓詁以解之而已明民之明啓明明通之明非明示之義也明民謂開其機智也愚民謂使淳質樸鈍無機智也無機智則姦僞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故曰將以愚之老子之自稱也曰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二十章亦謂無機智也愚非不美之稱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小雅朱子曰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大戴禮曰民敦工璞樸商慤女憧婦空

空（王言）亦謂淳質樸鈍無機智也然則欲民之無機智豈但老子雖古聖人亦然若謂愚民而欺之欲朝三以爲治此則秦人之愚黔首也此老子之罪人也亦猶王莽之假復辟之言以篡漢也後人以此議老子則誤矣以智治國則民之機智漸開故曰國之賊賊害也以德治國而不以智則機智不開故曰國之福賊福猶云利害也荀子大略曰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是也呂吉甫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爲賊（文十八年左傳）治國而以智則毀其則矣謬甚知此兩者亦楷式也楷模也式法也林希逸曰亦楷式可以爲天下法矣此說近是言知此兩者而以德爲

治則可以爲天下法也然亦之爲言有不足之意既以德爲治則又何得謂亦楷式乎然則亦字之下疑脫一知字也言知此兩者此亦知治國之楷式也能知楷式而不違以德而不以智此玄德也呂吉甫解亦楷式曰非特施之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爲楷式（節文）誤矣與物反矣温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蘇轍同此說得之然解物爲尋常事物亦通莊子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物（則陽）反也王弼呂吉甫林希逸皆以反爲反復之反曰反眞（王弼）曰與物反本（呂吉甫）曰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林希逸）謬甚大順猶云至順也謂

理之至順至當也大順字又見于莊子曰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天地篇）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谷謂川谷也百谷王猶云百谷長也又王歸往之義（本焦竑）謂百川之所歸往也荀子曰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王霸篇）正論篇呂氏下賢篇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同上順說篇桓公則難與往也注往王也漢書刑法志從之成群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可并考也以言下之謂以誥命示下民之意也以身後之第七章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以成民務爲先不敢營其私此後其身也猶使民在前而已以身從之也如此則民咸悅服而推戴之故身常在民之先也民不重重輕重之重而又謂累也小雅曰無思百憂祗自重兮鄭玄曰重猶累也是也民不害害謂以爲害於己而忌之也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是也推謂推戴也推之戴之使在前

在上也以其不爭謂其善下也第八章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亦謂其在庫下之地也以其善下故天下亦無有與爭者也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林希逸曰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字皆誤也按也夫之夫衍字有無道字不必拘也然諸家但以不肖爲不及之稱遂謂道不與萬物相似謬甚故林氏定以道字爲衍也然林解惟大似不肖曰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此亦未爲得也按不肖之肖似也若列子力命篇俏成俏敗字皆作俏似俏本字而肖省文然不肖之肖諸書無作俏者不肖猶云無似也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雖無似也鄭註無似猶言不肖之稱若此章不肖則但謂無他技能也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言天下皆以爲大則大矣然亦似無他技能者不知其以枝能自見也故能自見者皆所謂器而非成器長之德者也成器長之大德者不敢以枝能自見也故

曰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肖謂有技能也以技能自見則既爲器而細矣久矣其細謂既其細也持之之持守也慈謂慈仁也儉謂儉約也以爲收斂誤矣不敢爲天下先謙也言我不欲以能自見我之所守慈儉謙三者是已慈故能勇所謂仁者必有勇也以其慈仁不忍人故其誅除殘暴也必勇儉故能廣儁二十三年左傳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註志廣而體儉非是林希逸亦引左氏謂儉收斂也廣開豁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此亦非是按廣謂施與不吝也言身服節儉故其施與人也不吝廣而儉謂施與不吝而身服節儉也韓詩外傳卷六君子者身儉而施博博即廣也賈誼新書春秋篇鄒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謂使民生計寬也與此章廣字意略相似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器長即官長也辨見于二十八章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今言不但成其器而已而又能成器長之大德也韓非解老曰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器作事訛矣林希逸曰器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爲之長最謬不爲先故成器長言不以智能與天下爭先故能成器長之德而能用智能之士常爲之長也三且字猶云將也且廣之廣侈大之意亦韜文伐篇輔其搖樂以廣其志是也與上文廣字意味小異讀者詳之死矣謂其必

敗亡也夫字屬下讀夫慈戰勝守固云云者承上死矣語而言之也言慈仁非特施之於平世而已雖戰爭之日實恃以自全且能成其功業也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二句數見于六韜以慈衛之謂自護其身也故不云守而云衛以別上文也如林希逸戰守之解深求之而義理却疎矣

第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王弼曰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此解極是按武競也孫子行軍篇兵非貴益多雖唯字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亦謂競進也善戰者謂將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亦以將言也此言將士之善習戰陣者猶且不競不怒以制敵取勝況王者乎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此言王者之事也善勝謂勝天下而制之也善用人謂役使天下也不與謂不校爭也與有黨與敵與之二義如與國之與黨與也如此章之與敵與也史記白起傳廉頗易與及淮陰侯傳知韓信爲人易與耳皆謂易敵也與此章與字同義是謂不爭之德以不與爲不爭也是謂用人之力以爲之下爲用人之力量也然從前解者皆以人之力三字連讀蓋習見書傳中三字連讀者多（倩三十年左傳

因人之敝之不仁而故其讀法如此耳若果然用人之力此用人二字之註釋而別無意義也可乎夫爭者均者之氣也（荀子堯問）均則必相爭不能相下其能下以取十六章爲之下而用之者此眞有大力量者也故曰是謂用人之力謂力堪以用人也諸家不悟此意陋矣是謂配天配合也謂不爭之勝可以配天也七十三章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是也然古人以王者爲配天莊子天地篇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荀子大略篇天子即位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是也德則不爭力能用人此王者之事古之道然也極猶道也配天

及極字辨詳見于大學原解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焦弘）林希逸以爲當時之語誤矣主啓釁端以伐人者也客不得已而應敵者也與兵家所謂主客不同（孫子以往伐者爲主夫道以居禦者爲客）客不爲主寧退尺不進寸此皆之所尚慈仁而天之所惡殺伐也非萬不得已聖人不敢用兵也故常爲客不爲主寧退尺不進寸此皆無意于戰爭也夫無意于戰爭不得已而戰戰猶不

戰也殺猶不殺也故曰是謂行之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行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翼註攘卷也仍就也兵謂五兵也言成列而行如無成列攘臂而奮如無攘臂仍敵而爭如無仍敵執兵而鬬如無執兵如此則其免天譴也必矣不然則輕敵而喪吾寶禍莫大焉輕敵謂輕視敵人之命也寶三寶之一謂慈仁也故下承之曰哀者勝矣諸家解行無行以下四句不明又以輕敵之輕爲輕侮誤矣　抗舉也林希逸以此章爲譬喻謬甚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言有宗事有君宗大宗而族之總也君者民之總而民之所主也太雅公劉曰君之宗之東萊曰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言之與事有總要主意而世無能知其總要主意者故遂不能知聖人之言行又如何也夫唯無知知我之所以貴也故曰知希則我知我又何憂焉此則我之爲貴則必韜晦而不敢炫人我貴矣既知不見知之爲貴則必韜晦而不敢炫人故曰被褐懷玉褐毛布賤者之服被褐謂其韜晦也懷玉猶論語懷寶也謂中有天下之貴也家語三恕

篇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可并攻也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不知上言知猶不知謙虛以受人此德之可貴者故曰上不知知病病謂患害也言不知而自以爲知妄作自用事不與人議所以罹于患害也故曰病呂氏別類篇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即用此章之二句而實此章之鐵板註脚也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註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亡人好獨註獨謂自用其計也此亦謂不知知之病也諸家爲以智知道卒併其智而去之既知其爲無卒併其無而遣之等之高談使途變爲荊棘何其妄也夫唯病病上病字與堯舜其猶病諸之病同憂也是以不病之病承病病之下病字謂患害也不病猶云無病也以上言無不知而自用之患害也聖人不病以下泥說聖人所以無患害之故也言聖人之所以無患害者以其豫憂患害而備之故無患害也易所謂思患而豫防之者也諸家不知聖人不病以下爲汎說以爲反覆申明上文

老子之文何其諄諄如昏耄之言也可發一笑也

道應訓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尚即上字

呂氏用衆篇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

不知尚矣註尚上也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

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

彼取此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蘇轍以大威爲吾性中所有之

威浩然之氣以不畏威爲無所怖畏李息齋以大威爲道

德之威四字本荀子以民不畏威爲使民不畏威此二說

謬甚王弼呂吉甫王元澤以大威爲天誅禍亂以民

不畏威爲上失其道威不能服民王弼元澤爲民厚生輕

死故不畏威呂吉甫此一說也吳澂以畏威之威爲捐

壽戕身之事以大威爲死引莊子人之所取畏者社

席之上飲食之間達生爲證遂以無狹之狹從一本定

爲狎字以夫唯不厭之厭從盧陵劉氏之說改爲狎

字謂狎所居平日所處凡損壽戕身之事狎習而爲

之也厭所生厭惡其所生謂可以養生者而棄其命也節文焦

竑從之遂謂威畏古通用鼻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按諸家多

以所居所生爲性命而解此不經之最甚者然吳氏

所居所生之解亦欠妥貼且畏者兵死也故莊子達

生篇上文云畏塗者十殺一人下承之云人之所取畏者衽席飲食之殺人不異于兵刃也韓非所謂萬物盡有心角之意檀弓上篇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白虎通卷四喪服引之解曰畏者兵死也呂氏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高誘曰畏猶死也非言彼雖以怒故欲鬬以死親在必不敢鬬死也畏又作威成十七年左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杜註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畏當爲藏杜註以上皆誤據此諸文考之畏者兵死也吳氏以養生失理而死爲

大威謬矣此章蓋言民所以陷于刑戮之故也非養生之論也民不畏威謂不畏天威也孔子所謂不畏天命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我將上下貴賤一也尚書微子篇曰乃罔畏畏亦謂不畏天命也大威至矣謂刑戮加其身也大威刑戮也昭二年左傳子產謂公孫黑曰不速死大刑將至大威至矣與大刑至同語例也言人不畏天命爲惡無所不至必將陷于刑戮彼陷于刑戮者皆不知有天者也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無即毋字禁止之辭也所生謂所生長也言人守分安故常戀其鄉土而不去所以能自全也不然則狹而厭之使倖非分以易去其鄉土此招禍

之所自起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上不厭謂不自厭也下不厭謂不爲人見厭也中庸近之則不厭淡而不厭荀子仲尼篇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皆謂不見厭也諸家以下不厭爲與上文一例讀陋矣言我不狹而厭之則亦不爲人見厭而遂不能安其鄉土也然原其所以至此者蓋亦有由而然也夫人小有文智則必欲自奮以傚倖非分於是狹其鄉土而厭之心生焉則必漸爲人見厭而不能安其鄉土遂遍走于四方奮其詐謀而騁其私智以陷于刑戮者多矣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言衆人之誇智能不畏天威以陷于刑戮者多矣俊傑之矜智能功業雖成有後災者不少矣故聖人雖自知其能不肯自見雖自愛其智不肯自貴此乃自知之明三十三章自知者明之明也不自見故明亦兼自知之意二十二章

審安危之機故不肯自見自愛之至不以養傷生故不肯自貴此其所以能自保全而無虞也本文帶兩意讀者詳之去彼之彼謂智能也此道也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諸家以殺爲死以謂此二句即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之意淮南子亦然道應訓引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惠棟說宋康王愛利賢於勇有力條下）若果然敢不敢既以死生斷之矣又何煩再云或利或害哉（蘇轍曰敢者或得生不敢者或得死此其難通焦竑猶謂利害謂活謂殺）諸家之說皆非也敢果於殺者也不敢謂不忍殺者也今有疑獄可以殺可以無殺勇於敢者必殺勇於不敢者必活之勇決也勇於不敢猶云勇退之語也夫執生殺之柄者誤斷一疑獄誰敢討之然而或利或害犯天之所惡必獲天譴而罹天網故聖人於事無所不通而且猶於刑獄難而慎之蓋亦懼罹彼天網而有非常之禍也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列子力命篇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此蓋以或利或害爲利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爲天之好惡不可知之意以敢之害不敢之利自一定不易特以其禍福利害出乎天故設或之疑辭而不肯斷耳天之所惡衆人不知其故故世之果於殺者多矣非謂天之好惡本不可知也列子之說全失老子之指矣天之道以下蓋詳言天威之可畏以戒君相之果於殺者也不爭以

讀法無參漏

天言也不言不召以人言也善勝善應善謀皆以天言也自來亦同先儒以不言爲天何言之意以善應爲四時行百物生之意蘇轍呂吉甫然三善字皆以天之巧善其事言也以時行物生爲善應非是林希逸景澈以不言與善應皆爲天之事與上不爭而善勝一例然此言而彼應此召而彼來以言與應一係之天不成義理二家之說亦非不爭而善勝言凶人勢燄將盛之日不迎而折之待其既極而漸衰之時而後從而擠之勝與靡人弗勝之勝同然天之所以不爭而勝者以其神妙不測而且善謀故也不言而善應言人之爲善爲惡口雖不言天既善默應之也不召而來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也此二句謂其神妙不測也坦然而善謀坦然平貌言天道平易似無謀者而歙張與奪善謀而不失也坦然或作繟然繟音闡舒緩貌亦通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恢恢大貌言天網之大雖疎而無所漏失也易履道坦坦論語坦蕩蕩莊子坦塗樂記其聲嘽以緩鄭註嘽寬綽貌又嘽諧慢易並禪字之假借荀子解蔽篇恢恢廣廣史記滑稽傳序天道恢恢豈不大哉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不畏死一本民下有常字諸家遂謂民固常不畏

死者夫民之所尤畏者死也焉得謂人情從來不畏死乎諸家誤矣民之畏死最甚而其所以至于不畏死者蓋有由而然也租稅重科役煩衣食不給而饑寒迫民不聊生而死不必畏也刑以臨之不能禁民之爲非也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使民不爲非乎也民下有常字非是解得此一節蘇轍之矣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八十章曰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夫稅薄役簡民之衣食饒足人情孰敢不畏死者民既畏死吾又得執殺之權以蒞之孰敢爲奇以犯法者刑措而不用可也夫民之畏死與不畏死實治道之樞要而御天下之大權也民之畏死其極可以致刑措而其不畏死則禍亂之漸使民不畏死國家亦曰殆哉爲奇之奇王弼解曰詭異亂群謂之奇即荀卿所謂離俗不順其上議兵篇者也祭義曰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微猶少也即此奇字左傳亦無常國語奇生怪怪生無常奇者反常而爲非之稱離俗而畔法之目也故經傳中皆以奇爲不美之稱莊周始以得道人爲奇人然莊周所謂得道人者亦詭異亂群之徒非眞得道者也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諸家皆以司殺爲天得之矣然謂聖人不用刑而專委之于天則非

所以爲治也蘇轍呂吉甫以爲爲惡犯法者此天之所殺而吾從而殺之此乃司殺殺之也刑戮出于好惡而不用天討此代司殺殺也（一家木意如此此說頗有理然細考本文則亦不然上文孰敢云者言民既畏死無敢顯犯王法者也既無顯犯王法者此所謂勝殘也刑殺於是可去也然海內之廣億兆之衆安能保其無巧避王法而爲惡乎幽間者乎莊周曰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庚桑楚此）王法之所不及專委之于鬼神司殺之禍滛者可也而必欲擿抉隱伏使無漏網之魚則必尅核太至有如申商之爲者矣此以人于天

也此拙工之代大匠（都料匠也）也此所以自招禍也古今之傷手者多矣可不察哉斷陟角反

第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上厚斂則民貧凶荒無以爲計故飢上好智有爲則民之機智漸開故難治如此則民俗日敝但各自私以求厚其生求利不止貪得不饜以陷于死亡刑戮者多矣故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焉玆本作生生之厚與五十章同上生字謂養也若作

求生之厚（求生之生當爲養義看焦竑曰一作以其上求生之厚李息齋曰我謂上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謂民也安得不輕死此據一本也非是林希逸曰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亦一義也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無以生爲謂忘其身之俸養也貴生貴而厚之也賢猶勝也生訓養字辨見于五十章未生輕死及無以生爲辨見于十三章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生也柔弱死也堅強以身體四肢言也強字去聲如頭項強痛之強謂不柔輭也柔脆脆輭也枯槁言枯則潤澤竭而堅強也以上四句以人物草木爲喻也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堅強猶言剛強也徒類也兵強則不勝強謂恃勇力以武進者也此兵家之所戒也木強則共強字去聲共諸家多爲拱把之拱或以爲人共伐之義皆不通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淮南原道訓亦同（但彊作強）今當從二書改作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二句以木言也強大者本根也柔弱枝葉也本王弼然強大云

者戒剛強尊大之不可也　焦竑曰共一作折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耶字一本無

焦竑曰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弓附在上弭向下弭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附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弭而使之高此說得之矣附把中央弭又作簫弓頭也然細尋設喻之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害盈而福謙（天與鬼神一也）之意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裒多益寡之意天之於民也一視同仁欲使其平均如一無有餘不足之偏故意常在于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蓋嘆其與天意常相反也損不足以奉有餘之不可也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言世無損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不足之民者唯有道之君獨能之而已此亦裒多益寡之謙也周易謙大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鄭荀董氏蜀才作捋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也）多益寡稱物平施俞琰曰裒取已之有餘以增益人之不足非謂奪甲之多以益乙之寡也按謙嗛歉慊四字

古相通用謙者不滿不足之義故凡挹而損之者皆謙也以貴下賤以其功其德下人此皆自損之道也謙也損已有餘之賤以贍人之窮之不足亦自損之道也謙也此章論天道與謙之理而及有餘不足之謙其說本出乎易而足義遂說明有餘以奉不足之謙上下皆謂謙也辨已以闡發易道之幽矣爲而不恃以下皆謂謙也辨已見前章末句柔弱處上二云者即易柔以時升升彖傳卦之義此章即謙之道次章首說柔弱次及受垢之謙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方圓從物此水之柔弱也決壞堤防之類此其攻堅強也攻謂激衝也莫之能勝勝或作先義同言攻堅強者莫勝于水之柔弱也勝猶過也愈也以其無以易之也王弼曰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此以易爲代也呂吉甫曰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水是其無以易之也此以易爲變易也一本作其無以易之無上以字下也字林希逸從之亦以易爲代李宏甫以易爲輕易曰柔弱

者不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爲也按呂李二家之說皆迂曲遷就王弼希逸似優而希逸從一本爲是此因以易代而言然既云莫之能勝愈而又云其無以易之語意複矣故以勝爲勝負之勝希逸與下二勝字同例讀果然本文當云攻堅強者莫之弗勝而今云莫之能勝此堅強者之不能勝也不言攻者之勝而言見攻者之不能勝義已少迂且勝字與下二勝字意不貫故知其說之非是也按易夷傷也與周易明夷之夷同古通用（詳見于九經談易稼條下）夷傷成十六年左傳子反命軍吏察夷（上離婁）孟子父子相夷則惡矣古瘡痍之痍皆作夷淮南原道訓論水曰擊

之無創刺（サセトモ）之不傷則無以夷之之義也無以夷之之謂無物之傷之也是以聖人云作故聖人云似優（焦竑曰故一本作是以）受國之垢莊子天下篇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郭象註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杜注忍垢恥釋文垢本或作詬莊子讓王篇伊尹強力忍垢呂氏離俗覽作詢註詢辱也史記伍子胥傳剛戾忍詢索隱曰鄒氏作詬詬罵也按垢與詬詢通然垢本垢汚有汚辱之義故老子左氏莊子皆作垢不必改爲詬詢等

字且此章上文引水爲喻而承之以受垢受不祥之語蓋垢者垢汚不祥者齎咎之類是也大戴禮勸學篇孔子論水曰受惡不讓似貞受惡卽此章之受垢也惡與成六年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註惡垢穢之惡同淮南要略訓江河之齎咎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垢而已也又所以受不祥也王侯之稱孤寡不穀此寓也齎咎卽此章之不祥受垢不祥之意也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秦誓一形有失其形者謂刑死者退而自責則莊子陽此謙下之至非徒含垢而已也又所以受不祥也此皆柔而能下之道也故先說柔道而後及此社稷主謂國君也受國之不祥之國以天下言也與衆人之所見反故曰若反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此章諸家之解如閻中摸索的不認其意所在故孟浪不明令後之讀者茫然不能曉焉按大怨指天下人人之所怨而言也非一人之怨故曰大怨大怨者厚斂是也厚斂以病民天下之所共怨也及至于歲之荒歉則發倉廩以賑之所以和解平生之怨也民恃賑濟以免餓死於是感恩之深前此之怨霍然雲銷矣然後來衣食之不饒前日之怨又生譬如芟草然陳根未除萌芽又生未足以爲善也故曰和大怨

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聖人明于天道而通人情又能克己而寡欲者也故知天意之所與民情之所悅莫若薄斂而不敢頭會箕斂以奉一己之欲也且爲天子爲國君雖薄斂亦已富厚矣故常欲以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而以賑濟施與爲事常稅之外不復取于民也執左契賑濟施與之謂也不責於人不肯取于民之謂也曲禮上獻粟者執右契註契券要也右爲尊史記平原君傳事成操右券以責此證王元澤所引有訛字今因二書改正持右契者來責持左契者常與之故執左契云者爲人見取責於人不持右契故不肯責取於人也責謂責取貸

物也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言常爲人見取而不取於人也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司主也諸家皆以司契爲司左契之省文非是契合也與淮南覽冥訓下契黃壚之契同契也符也皆所以合信故契符二字皆爲合之代字也徹字諸家或爲通或爲明或爲徹法之徹要皆不悟此一章之言爲何所指故紛紜謬說如一閑之市耳按徹剝取也豳風鴟鴞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户毛傳徹剝也小雅十月之交曰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有德但以合人心爲主故不多取於民無德不以民情之向背爲意故唯淩而剝之爲務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言天道無私孰親孰疎其所

親而與之者唯善人善人者何聖人有德與而不取之人也無親謂無私親也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夫傷今而思古人之情也傷衰周之薄俗故思太古之淳質有此一章之議論耳太史曰俗之漸民久矣雖户說以眇論終不能化蓋笑此章之頗迂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此卦象呂氏曰當禹之時天下萬國所謂執玉帛者萬國是也至於湯而三千餘國用民篇夏殷猶然況上古乎故復上古之治則國皆小國也民不相往來各居其鄉故皆小邑落無大都會而人民亦稀少也故曰小國寡民王弼曰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蘇轍曰欲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厚皆不知小國寡民之爲復古陋矣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今王弼本如此焦竑曰使民有什伯之器一本無民一本作什伯人之器按諸本皆通無異義也以爲特異之找而解言也王弼以什伯之保伍也王說未見所出林以人之器屬下讀人之

器而不用不成語吳澂曰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共也又曰舟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焦竑從之遂引漢書什器以證之此一說也然余不敢謂然蘇轍曰什伯人之器則我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此說近是蓋什伯人之器謂特異之材什伯常人者也列子說符篇伯樂稱九方皐曰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呂氏至忠篇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孟子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滕文公上）以物言也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告子上）以人言也然則什伯千萬亦皆可以人言也器利器器長之器爲什伯之器爲特異之材明矣言

國小民寡俗淳事簡雖有特異之士無所復用其智能也即使夫知者不敢爲（二十九章）之意重死而不遠徙重死輕死之反輕死者四方何所不適夫唯重死故恐其道而病不習水土以生疾而不遠徙也不商敗以逐利故舟輿不乘舟輿一作舟車無戰爭之事故甲兵不陳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上古已然今又復如此故曰復或以復爲復古之復亦通結繩蓋所以約信當契券之用也疏食惡衣甘而美之狹居陋俗安而樂之故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貨殖傳序作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昭三年左傳）與道殫相望

戮者相望（莊子在宥）之相望同謂相並也鷄犬之聲相聞與孟子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同相聞謂相應也鷄犬之聲莊子作鷄狗之音（胠篋）史記作鷄狗之聲（貨殖傳序）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信言不美信猶有諸已之謂信之信謂言之得實理者也美謂觀美也洋洋纚纚言有枝葉者徒爲觀美而已非實理之言也故曰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此以事行言也古本作善言不辯辯言不善訛矣善謂善爲善行也與事善能動善時之數善字同言善爲善行者口不言而躬能踐之者也彼云云不已者非善爲善行者也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曰少則得曰抱一爲式（二十二章）道者至約而已故知者不博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北遊）蓋謂此章也此下脫論名貨儷語二句其上下句名者實之賓（列子楊朱篇上引鬻子下引此語以爲老子曰然則莊子逍遙遊以此句藏入許由之口中以撰出一段問答者耳）其下下句今不見所出闕疑可也蓋設名者實之賓貨者云云之語以結上而生下此文字中過橋之處也言美辯博三者但爲名之賓

耳其實何所有世從而貴之惑也此下有貨者云云之語以其如此故聖人不積而以爲人與人爲務也愈有愈多蓋法素簡之風以理天下之敝也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而極言之也下文利而不害之利爲而不爭之爲亦皆謂其爲人與人也天與聖人一也然天無心而聖有心故有一毫爲名之心則矜伐之念存而爲德之累矣故去爲名之心退讓不爭而後聖人之道始貴矣爲而不爭句承名者實之實而收結之也此予一家之說也（莊子天下篇以有積證此章又田子方篇其神云云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據此不積守約也愈有愈多言其無盡藏也）

老子全解卷之五　終

書林

江戸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大坂心齋橋通り　河内屋喜兵衛
東都淺草廣小路　淺倉屋久兵衛梓